

陈鹏举 著

文博断想
全集

卷一

文博断想
全集

陈鹏举 著

卷一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博断想全集卷一/陈鹏举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8.8

ISBN 978-7-5321-3341-3

I. 文… II. 陈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2630 号

责任编辑:俞雷庆

整体设计:袁银昌

文博断想全集卷一

陈鹏举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le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8 印张 17 5/9 插页 2 字数 204,000

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8,100册

ISBN 978-7-5321-3341-3/I·2534 定价:33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671164

文博断想
全集
卷一
目录

自序 /1

1995

汉罐·晋瓶·隋佛像 /3

书札·菜单·册页 /4

关于拍卖 /6

说说徐悲鸿 /7

绍兴三章 /9

关于赝品 /11

几帧遗墨 /12

花鸟鱼虫 /13

国庆感言 /15

岁月、年代与时光 /17

文物的流传 /18

文物的出土 /20

想起了唐云 /21

笔意、诗意与心意 /23

绘画的三个化境 /24

画家出名种种 /26

1996

昨天什么样 /28

也谈书画赝品 /29

理想·艺术与人格 /31

谢稚柳的诗 /33

新发现的唐诗 /35

纪晓岚笔下的古玩 /36

CHINA-China /38

上海的城雕 /40

枕书的书 /42

收藏石头 /43

罗丹“三点” /45

毛泽东的诗词手迹 /47

诗化的景致 /48

又见西湖 /50

八道湾十一号 /52

毛泽东的肖像 /53

线条与世界 /55

关于喝茶 /57

神来之笔 /58

解牛相马与观鱼 /60

也读石涛 /62

牡丹和画牡丹 /64

眺望西安 /65

吴大羽 /67

1997

欢迎九七 /69

关于“活力” /70

画界“讨公道” /72

真伪与高下 /73

艺术与人生 /75

墨磨人 /77

画的分类 /78

有扇子真好 /79

名人留影 /81

画有“三气” /82

说“人物” /84

白石题画 /86

林则徐 /87

说到河流 /89

文人的字 /90

大师们 /92

大诗人题画 /93

黄永玉 /95

考证种种 /97

有感于“薄意” /99

名人和老百姓 /100

中国画描绘的是夜色 /102

寂寞的中青年 /104

林散之 /105

“鉴定”一说 /107

王蓬常 /108

1998

初见敦煌 /110

老房子 /111

画虎 /113

《抗婚记》手稿 /115

甲骨文 /116

艺术与时空 /118

凡·高 /120

印石与瓷 /122

今天的拍卖 /123

李可染 /125

陈三立 /126

文物与史书 /128

刘旦宅 /130

清明上河图 /132

傅雷如是说 /134

王勃名句 /136

毛泽东改诗 /137

张大千 /139

上海的画界 /142

把握今天 /143

漫说收藏 /145

赵无极 /147

张充仁 /149

1999

时间的魅力 /151

自家面目 /153

林风眠 /154

赵冷月 /156

瓷上的青花 /158

外面的世界 /160

黄宾虹和齐白石 /162

收藏家 /164

中华传统 /166

玉 /168

丹青不知老将至 /169

王杨卢骆当时体 /171

丽人行 /174

雾里看花 /176

雾里看花之二 /178

写意的中国画 /180

人间要好画 /182

感受生活 /184

说鼎 /186

天圆地方 /188

字画的样式 /191

灯火 /193

败笔问题 /195

绘画的语言 /197

艺术的脊梁 /199

跨越千年 /200

2000

景云里 /202

丰子恺 /204

无名的工匠 /206

布老虎 /208

太阳下的风景 /210

中国字 /212

其人其画 /215

仓促的艺术 /216

有个玩家 /218

不妨比一下 /220

白石本相 /222

从今往后的艺拍 /224

好大一棵树 /226

中国画是个矿 /227

真迹 /229

秘色瓷 /231

楚简 /234

紫砂壶 /236

不是打假的问题 /238

博古 /240

玄奘的道路 /243

阮仪三救平遥 /245

明清家具 /247

程十发 /249

中华姓氏 /251

2001

中国油画 /254

百年对联 /256

三星堆 /258

风景题名 /260

亨利·摩尔 /263

《人虫》讲得很真实 /265

品位与价位 /267

纪晓岚的三条意见 /269

周口店 /271

这一双手 /274

走不出的巴颜喀拉 /276

毛泽东手书古诗词 /279

槌声响起来 /281

申窑 /283

大匠无名 /285

精神家园 /288

永远的时尚 /290

书法的奥秘 /292

月圆的时候 /295

虚席以待 /297

远去的家园 /299

秦砖汉瓦 /301

温良恭俭让 /303

玉环县志 /305

古玩养人 /307

自序

1995年，我受命创办解放日报《文博》版。创刊号上，设了“文博断想”这个专栏，写了第一篇文字。后来每期一篇，一直写了下来。中间也有几期没有的，是因为同期另有我写的署名文字。还有偶尔失缺的，那是意外。譬如有一次是游历在外，交代不周，没登。有次是我妹妹去世了，没写。这个专栏的文字，以前也部分出过册子。这次是出全集，预想是出三卷。现在先出两卷，是1995年到2007年的。今年到2011年的是第三卷。2011年，我六十岁了，不再编《文博》版，也就不再写“文博断想”了。本书所有的文字，只对当初见报时出现的笔误和失校，予以改正。我是一个只会写文字的人，能参与编辑解放日报，还能在这张报纸上，连续十几年写一个专栏的文字，就我而言，是绚烂至极了，内心里只有“感恩”二字。我写的这些文字，让我面对许多文物、许多前人，走过万里，走过千年，不知是否让我明白许多事、许多理？写文字的人，会因为自己写的文字变得高尚和智慧起来。对此，我心向往之。“文博断想”专栏的读者，近在眼前，远在天边。就是这样会心的读者，挤出自己的光阴，年复一年地读着一个陌生人写的文字。这世上所有的东西，都会日久生厌，有可能例外的，只有文字。我的文字呢？这回出全集了，想起读者，我忐忑不安。

汉罐 · 晋瓶 · 隋佛像 (1995 · 06 · 11)

我家有一个腹围三尺的汉代大陶罐。两边的兽纹各衔一陶环，三圈水波纹荡漾飞动。当年的釉色斑斑点点，几乎已如挂角羚羊，依稀隐现于青灰的陶胎之中，周身的一环凸纹，几处剥落了，留连着永难知晓的或悲或怨的依依往事。

因它壮硕、敦实，我是很少搬动它的。有一回，一位朋友送来了一大丛清香的桂花，于是突发奇想，给陶罐盛满水，养起这生气盎然的桂花来。这罐这花，让我有一种惊艳的感觉，古朴和新鲜是如此和谐地倾诉着一个“美”字。这使我想起中国的水墨画，甚至骑青牛的老子和化了白蝶的庄子来。

.....

我见过一只晋代青瓷四系瓶。那晋瓶高逾一尺，亭亭玉立般的美人腰肢，大盘口，瓶身周遭有着精细的花纹和两个惹人生怜的兽头纹。那晋瓶破土而来，青青的釉色依然润泽浏亮。早晨的阳光照射着它，也微微震颤。更让我为之心醉、为之神伤的，是瓶身的大部的釉泽已如梦如幻地被泥土溶去了，露出的殷红的胎骨，像一团熊熊燃烧着的火焰。这火焰，穿越了千年的风霜。我想，见到那个晋瓶的人们都会由衷地喜欢它的，因为它是那么惊心动魄地让你震颤，让你感动于它的残缺美，并因此想到了人生。

.....

隋代的一群佛像，被癫狂的皇帝砍去了头颅，剩下一千多具不屈的身躯，昂然挺立了一千多年。近闻一位著名的画家，为之神伤心

我想，这位画家的真诚让人感动。然而，一千年的风霜是可以重现的吗？和断臂维纳斯一样，这被砍去了头颅的隋代佛像所闪耀着的凄凉的美感，无疑是千秋难再的。走过了昨天的人类，总是在自己先辈留下的充满美感的人文景观中，感受到一种只有人类才有的温馨和激情。这个世界上，昔日的雪泥鸿爪总是弥足珍贵的。

我有郑逸梅先生的手札数十通。

这些手札，少则一二十字，是便笺，多则数百字，是他的脍炙人口的文章。读郑逸老的手札，让我倾心的不止是他的博闻强记，还有从他“病腕”底下一一走出来的“舞之蹈之”的字。这字一个个蓬头粗服，稚拙可爱，可以想见老人在他的那间亭子间北窗前躬身而坐，精瘦的手握着一支钢笔，时而斜望天空，时而会心而笑，像孩童一般在纸上信手涂划的神态。手札中有一篇《我是怎样排遣我晚年生活的》，据老人的儿子后来告诉我，那天写完这篇文章时，老人突然昏倒，后经医院抢救，才得以逃生。当时，家人都以为这篇文章，怕是老人的绝笔了。这位一生荣辱不惊的老人后来几乎活过了百岁。我每每读这些手札，总觉得老人谈笑依旧，其人与其文、其字俱活。

刘海粟大师九十三岁的生日是在上海度过的。我有幸参加了他

的生日庆筵，并留下了一份菜单。

那天的菜肴十分精致。谈笑风生之际，大家都叹惜这精美的筵席上，少了刘海老素来喜啖的鸭屁股。据说老人一餐可净一大盘。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，杯盘交错之际，刘海老建议为了这次欢聚，每人留一份菜单，凡在座者不论年龄、地位，一起在每份菜单上签名，以作留念。记得当时在座者共二十四位，刘海老领衔一份份签去。我的那份菜单上刘海老和夫人夏伊乔的亲笔签名，双双居于中央，至今看来神采飞扬，确有睹字如睹人的难与人说的妙处。

人间的温馨，真的不少，只一份菜单，就会让人去回味永久。

.....

张充仁先生是出名的雕塑家，他被称为“中国的罗丹”。可这位很洋气的艺术家，在我的眼中，却是个中国气派的文化人。

我和张有十多年的交谊。他去了欧洲之后，我们仍有书信来往。大概五年前，当时的法中美术交流协会主席、保加利亚籍的软雕塑大师万曼，打算邀我访法。张得知后，写了一封长信，三张薄如蝉翼的信笺上，真正的蝇头钢笔楷书，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法国的风土人情，和应该注意的礼节和事项。这封极为珍贵的信，它让我看到一个老人的充满慈爱的心，如同他的创作风格一样，纤毫不差的严谨和精致。

两年前，他从欧洲归来时，曾和我有一次极为愉快的见面。为此，他特地为我写了一幅字。一尺见方的册页上，极为典雅的汉隶“匠心独妙”四字，透露出时已八旬的老人深沉的故国情怀和深厚的中国文化的涵养。

成大事者，必有非凡的胸襟与才情。这大概又是一个例证。

关于拍卖 (1995 · 07 · 09)

自有了书画及艺术品拍卖行，都市生活便添了一道色彩绚烂的风景。将最雅的事儿和最俗的生意经融为一体，无疑让人既美不胜收，又“俗”不可耐。

于是，原本很悠闲地品味的美丽，变得灼热如火燎一般。于是，吴湖帆热、黄宾虹热、张大千热，还有高古陶瓷热、文房四宝热，如走马灯般流转起来。这热实在不是万千人的一时性起，而实实在在是因了拍卖行家们的一个“炒”字。

当然，这道风景是很迷人的。因为你会在平淡和烦杂的人生里，陡然为曾在很久远的年代里，花几十元钱买下的一把齐白石的扇子，而感叹不已；会为在经过“文革”那样的地震后，还保存着一只完好宋代瓷碗而欣喜万状。

王铎的一帧行书绫本立轴，被拍到了五十万元，让很有些沉闷的朵云轩“九五年春季拍卖”会，有了一道亮色。

书画及艺术品一经拍卖，便像无多艺术性可言的百货一样进入了市场。同样也因为生意经，被拍卖的书画、艺术品、赝品、伪作充斥其间，让人往往真伪莫辨。很显然，这已不只是鉴赏家眼力有限的缘故。

而价真货实，是一条永远的铁律。王铎的那帧珍品，曾先后被一九八九年出版的《中国美术全集·清代书法》卷和一九九四年出

• • • • •

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有一份看戏、观景的福分，真的不错。

看徐悲鸿一百周年遗作展，好比经受一次雷震。难以想象，尘世的笔能如此精到、生动地在纸上再现那些美丽的生命形态。徐悲鸿笔下的人物、奔马、雄狮、苍鹭，透视、造型之精确，实为世所鲜见。说他有庖丁解牛之功力、郢人运斤之神奇，都是言不为过的。刘海粟十上黄山之后，在上海樱花度假村小憩，与他神聊时，我曾问他：

“徐悲鸿如何？”刘海粟说，他当然是一位大师。

曾听说四十年代，徐悲鸿在重庆时，用《奔马》换取了书法家李天马的一纸小楷。这回见了徐悲鸿的传世真迹，有些懂了，徐李有此缘分，大概就是因为他俩都是以功力称雄的艺术家。

精到与生动，是徐悲鸿的扶摇双翼，得此双翼者，实在不多，而徐悲鸿竟能如此天然地飞翔在烂漫的天空里！

出手不凡的徐悲鸿，让人倾心的，还有他同样不凡的眼力与境界。

湮没了多年的油画家沙耆，当年以动物画，引起了毕加索的青睐。沙耆曾对我说，有许多朋友都已淡忘了，而徐悲鸿忘不了。因为正是徐悲鸿，让几乎只谙绘画的沙耆进入了美术大学，还举荐他去欧洲深造。虽然，沙耆的画，天生便与徐悲鸿的画泾渭分流。

齐白石原被绘画界视作“野狐禅”，是徐悲鸿见出齐白石的大家本色，延请他登堂入室，成为美术大学教授。徐悲鸿是写实的巨匠，而齐白石是写意的神手。徐悲鸿不以己度人，表明他相当完美地具备了作为一代宗师所应具备的才质。

站在高山之巅的人，其胸襟的开阔，见地的远大，毕竟是不同于常人的。

与徐悲鸿的杰作咫尺相亲，心中涌起的是一种崇高的感觉。看他的《箫声》，似闻凄咽的箫声不绝于耳，内中的离愁，是浸透了国难家愁的。两帧巨作《愚公移山》和《九方皋》，所画的人物、骏马，俱是血肉之躯，凛然的阳刚气，直可充溢天地。徐悲鸿笔下的奔马与

醒狮，留白处，都是西画中的光色变幻所致。其体态神色之壮烈激昂，迸发出来的是人间的英雄气。

徐悲鸿让同代乃至后人久久景仰的，是他那浸透了时代忧患的悲鸿情怀。“马思边草拳毛动，雕盼青云睡眼开”。多难兴邦的伟大年代，孕育出了伟大的徐悲鸿，而徐悲鸿，用他伟大的笔，毫无挂碍地倾诉了他的悲鸿情怀。

绍兴三章(1995·08·06)

我几次到绍兴，都去了大禹陵。

听画家沈柔坚说，原先大禹陵上的大禹像，庄严、亲切，活现出“三过家门不入”、“两胫无毛”的劳动者风采，和“战战兢兢，自临深履薄处走出”的真英雄本色。可惜迟到的我，见到的已是普天下寺庙陵园中常见的那种完人天仙了。我觉得一种朴素的美正离我远去。

如今可以带我走近大禹的只有那片窆石。窆石，是大禹下葬时所用的原物。它亲身经历了治水英雄从此不朽的伟大祭奠。大禹不朽的是精神，而窆石因为大禹也从此不朽。这大概便是人与物的区别，也是人与物的亲缘。时空无情，让后人只能面对窆石睹物思人，只能把所有的对大禹的敬意，都作成对窆石的呵护。

茫茫九派，养育了世代代的大禹子孙。这是恩泽。而窆石真让人感激。因为它忠实地替后来人早早地奉献过虔诚，又久久地凝结着哀悼。

这是一个晋代的酒杯。椭圆的杯口，两边是耳轮般的杯沿。它的雅称是“羽觞”，俗名叫“耳杯”。

耳杯享有盛名，因为它曾在那个三月初三，在蜿蜒的小溪里漂泊过一天。那个盛会叫“兰亭盛会”，那个漂泊叫“曲水流觞”。参加这个盛会的四十一位晋代名人，都在流觞曲水中写下了文字，遗憾的是，耳杯的最终成名，却是因为集了这些文字的一个序言，是由王羲之书写的。著名的《兰亭序》让王羲之成了“书圣”之名，也让耳杯有了千秋的美名。

物与人有区别，有时物比人更见出精彩来。就像四十一位晋代名人已让人淡淡忘去，而在曲水中耳杯缓缓流动的神采，却让人久久向往。那次去兰亭，我便让它在曲水中尽情地漂泊了一回。

.....

沈园很动情，因为陆游的缘故。《钗头凤》是一首凄美的歌子，而曾听到这首歌子至今尚在的，只有沈园里的那一汪葫芦形的宋代水池了。

站在水池边，望着又是一番绿意的春水，心中涌起的竟也是陆游一样的凄情。“伤心桥下碧波绿，曾是惊鸿照影来”。这是陆游风烛残年时写的诗。可见陆游是把他毕生的不解情结，都凝固在了这汪春水里了。而在后人的心中，陆游本人，也被凝固在这汪春水里。

物与人有亲缘，有时物包容了人的情感。因为人的情感，物也充满了情感。

沈园的这汪春水，我是怕见第二次的。

关于赝品 (1995 · 08 · 20)

我的一个同学，五六年前，成了东邻的新嫁娘。记得归国省亲时，约我谈了一事。她婆家祖传一件署名我国南宋画家陈容的《墨龙图》。据考陈容的《墨龙图》，世存仅五六幅。她公公宝其画，有意将它写进县志。为慎重起见，特地把原画全貌及几个局部拍成了精细入微的照片，让她归国时鉴定一下。

后经上海博物馆谢稚柳先生鉴定，认为笔力松疏，至多为明清摹品。我实言越洋以告，惹得东邻老人浩叹：“中国的文化太高深了。”终于没把《墨龙图》写进县志。

我想，这是关于赝品的正剧。

.....

七八年前吧，一位香港有名的收藏家，携带他的书画藏品来沪展示。当时的上海博物馆大厅一时琳琅生辉。上海一家杂志特地为这个藏品展出了上下两期的专刊。原拟是刊登全部藏品的，可惜上海的鉴定家们认为藏品中的一件极品石涛《山水图》是赝品，最终这次展示和两期专刊，终于没有花好月圆的圆满，而是一钩缺月般的凄美悠然。

我不知那位令人尊敬的收藏家的心情如何？只觉得这是一个关于赝品的悲剧。

.....

世上有真品，便有赝品。以书画界为例，几乎所有的书画家都